

丹書

尚父呂尚就住在程邑邊緣地帶，靠近畢，也就是周社，那裡有祭壇，已經被他改名稱為灌壇了，西伯姬昌薨，太子姬發將西伯姬昌葬在灌壇邊，還在上面插了一塊木板，尚父呂尚很失望，西伯姬昌還比他小九歲，怎麼這麼不中用，就死了呢？現在，周部落已經無人奉他為師了，他還是呂尚，那個不會做魚鉤還要願者上鈎的呂尚。

呂尚依舊仙氣飄飄，白髮白鬚白長衣，可是白長衣上的精緻刺繡已經毛了，他想回殷地朝歌北門的家找老妻馬氏高潤，再縫製幾件給他替換著穿。尚父呂尚九十一歲了，還是一樣愛穿華服。

他找閔天送他回殷地朝歌，他想回家。閔天時常往來於翟津和孟津之間，他在殷地朝歌北門外的農舍有家人田產，他也很感激尚父呂尚，若不是呂尚不時差遣他去殷地朝歌取物件，大夫膠鬲出手大方，他過手就取一送二的抽成，當掬客也能集腋成裘，如今日子越發好過了，家人也都得到了平安。閔天搖著船送尚父呂尚回家了。

呂尚回到家，老妻馬氏高潤¹耄耋。呂尚纏著老妻替他縫製新衣，馬氏高潤聽不見也看不清楚了，她笑著看著眼前這個華麗的仙人，她想起丈夫呂尚，也是這樣飄飄欲仙。

大夫膠鬲送來的侍女都成了嬖嬖了，她們照顧老邁的馬氏很盡心，可是無人能替呂尚縫製他想要的華服，這就難了！

1 耄耋：年紀很大之人，八、九十歲。讀音毛跌。

呂尚在家翻箱倒櫃，尋找以前的舊衣服，看看還有沒有能穿的，他翻出那張大牛皮，他很久都沒有取出來吹了。呂尚也老了，他牛皮也吹不動了，可是牛皮上的圖文還依稀可辨，他將牛皮取出來，叫嬖嬖們去市集買胭脂來，嬖嬖們為難了。胭脂根本買不到，那是玉門的女人獨有的物件，平時根本不用，喜慶時才拿出一粒來用，染雞蛋、染湯圓或是染吉服，這些嬖嬖們沒有胭脂。

尚父呂尚在家發脾氣，可是無人理會他，兒子們聽說父親回來了，帶來孫子們回家看他，尚父呂尚有三子，也都六、七十歲了。兒子們看老父親生氣，又不可理喻，非要胭脂不可，還是孫子呂汲乖覺，跑去藥房買硃砂代替，這才讓尚父呂尚緩過氣來。

尚父呂尚又在家搗弄牛皮了，這次他不吹牛皮，而是畫牛皮，順著依稀可辨的文路，他用朱砂將線條再描摹一次，硃砂顆粒粗，非常難化開，他也不嫌麻煩，一次又一次的用豬油融煮，後來乾脆用豬肉做成肉醬，放入大量的硃砂，這樣一來，硃砂比較不容易乾掉。

尚父呂尚心有不甘啊！他垂釣渭水那麼久，等待西伯姬昌來自願上鉤，他也真的自願上鉤了。西伯薨，他比自己還要小許多歲，怎麼就這麼不中用了哪？他的烏龜殼和獸骨還有筮，以後要賣給誰啊？幸好他還有一張大牛皮，這張大牛皮可以賣給太子姬發，姬發那個人，躁性！經不起旁人鼓動和擠兌。

還有，周公姬旦，也是個狠腳色，但是他尚父呂尚也不是省油的燈，周公姬旦這樣藐視他，從不到他那裡筮，只差人來要鑼要大鼓，周公這個稱號，也是尚父呂尚替他掙來的，周公喜歡做段，他呂尚喜歡吹牛皮，呂尚有西伯姬昌的禮尊，又封他大司馬、又要太子姬發稱他尚父，

他就不相信，他拿出這張大牛皮再去程邑，周公姬旦不來禮敬他！

尚父呂尚吃癩了！高氏馬潤見他拿出丈夫的牛皮，突然發怒，拿起門邊的掃帚將他趕出大堂。還站在門前拿掃帚指著他罵，罵得可難聽了，高氏馬潤大聲罵尚父呂尚：

「：老不死的傢伙，居然還在作大夢！你一生好吃懶惰不勞作，更不用功，一事無成，老不死的，還回來做賊！你這個——老賊……」

尚父呂尚抱起牛皮落荒而逃，逃到了孟津，他叫路人去農舍找閔天來，來將他送回程邑。

閔天來一見到尚父呂尚披頭散髮，毫無仙氣，還抱著一張硬繃繃的大牛皮坐在石頭上，鞋子都跑掉了，他問尚父呂尚，遭逢了什麼事了？這樣狼狽！

尚父呂尚恨恨的說：「剛才被掃帚星掃到！你去把我的鞋子檢回來，還有，去我家，大堂裡的一盒硃砂泥，你去替我拿來，我要回程邑，去見太子姬發。」

尚父呂尚帶著他的大牛皮回到了程邑，他繼續未完成的工作，拿硃砂畫牛皮。

閔天每次想起他替呂尚拿朱砂泥，找回鞋子的時候，尚父呂尚狼狽地端坐在大石頭上，還叫他替他穿上鞋子，閔天做習慣了，他知道呂尚是被馬氏高潤掃地出門，他又覺得好笑，閔天替呂尚穿上布鞋時，忍笑不止。